





韓詩外傳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每定惟  
載道者可貴也外此孰有爾六經之  
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  
孔子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弘中  
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



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  
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  
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  
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  
恣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  
物之情以盡其意又則嚴整簡古厲

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  
漢世人物之所處能邪然生在當昔  
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  
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  
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嘆天下之遺  
書於多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



故世鮮聞今薛子汝脩篤學嗜詩迺  
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  
其文古而鋟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  
不亦可嘉也乎

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序

漢初言詩者三家魯則申培公齊則  
轅固生燕則韓太傅後毛氏詩出三  
家學始盡廢云予讀外傳未嘗不喟  
然歎也曰嗟乎是何可廢哉夫其權  
古而揚今闡微而彰顯馳騁貫穿成



二家言藉夫子復起必將有起予之  
嘆矣又其言雅馴薦紳尤喜道之即  
漢稱能文章如詎遷雄固之徒何可  
多讓哉歷下薛子汝脩嗜古而文於  
韓詩外傳獨傾心焉爰刻以傳同好  
嗟乎漢薛漢世習韓詩今又得汝脩

韓氏詩世有薛氏知不廢矣

錢塘楊祐撰



一家言其...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  
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  
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  
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膏生受之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

韓嬰小傳

漢書儒林傳云韓嬰燕人也孝文時  
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  
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  
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膏生受之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



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  
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武帝嘗嬰  
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  
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文部

韓嬰小傳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天燕人韓嬰著

明新安程榮校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  
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  
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  
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  
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  
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



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息案貧賤者皆不對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汗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重其氣而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自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  
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  
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  
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  
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  
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

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  
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  
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  
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  
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  
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



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  
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  
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  
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  
下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故阨窮而不憫榮辱而不  
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

緝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  
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  
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  
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皜

皜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



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  
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  
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  
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  
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左今刺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  
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

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  
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  
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  
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  
出也入則撞鞀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  
色齊則肌膚安鞀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  
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  
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



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緣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鬻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及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徃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

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捐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



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礪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礪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

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礪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  
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  
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  
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  
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  
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  
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而行之不已  
者亟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  
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  
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  
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  
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乚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亦其欲其不憂其土非其世而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  
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  
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  
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  
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  
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第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十一

韓詩外傳卷第二

漢燕人韓嬰著

明新安程榮校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  
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  
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備矣易子  
而食之枿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備雖然吾聞  
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  
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



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  
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  
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備矣易子而食  
之枿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備今得此而歸爾  
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  
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  
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  
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  
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

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  
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  
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  
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  
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  
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  
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  
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



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  
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  
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第三人能無憂乎詩  
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  
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  
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  
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

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  
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  
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  
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  
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  
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  
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  
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



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授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

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



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  
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  
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  
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  
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隣人相暴對門  
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  
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  
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  
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

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  
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  
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  
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  
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擗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  
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  
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



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  
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  
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  
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  
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  
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  
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

執汰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  
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  
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  
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  
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  
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  
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



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  
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  
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  
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  
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  
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  
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  
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  
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厩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  
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  
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  
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  
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  
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



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  
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  
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  
人之過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  
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  
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  
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  
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

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  
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  
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  
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  
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  
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  
偷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



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  
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  
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  
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  
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  
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止之惠也臣不能失  
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  
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  
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

### 生之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  
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  
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  
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  
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  
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  
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  
今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  
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  
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  
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  
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

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  
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  
盪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劓也温乎  
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  
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  
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  
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



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下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

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



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  
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  
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  
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  
甕妻戴織噐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  
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  
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

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  
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  
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  
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  
桀相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  
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  
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  
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  
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  
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  
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  
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  
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  
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

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  
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減損  
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  
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



韓詩外傳卷之二  
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  
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  
曳弗屨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  
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  
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  
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  
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  
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士卿不活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  
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  
碩大且篤非良篤脩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  
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  
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  
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  
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



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  
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  
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  
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  
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鶉羽集于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  
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  
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  
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  
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反以蠱女縱  
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其美言者曰曰且其或王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  
 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  
 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  
 不暇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  
 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  
 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  
 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  
 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心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朕變  
 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  
 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  
 闕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  
 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  
 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  
 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  
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  
多不祥群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  
調寒暑平群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  
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  
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  
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  
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

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  
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  
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  
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  
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  
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  
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  
廟見禰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  
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  
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縵九十其儀  
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  
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  
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

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  
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  
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  
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詩曰外師外師其頤不綴

韓詩外傳卷第二

韓詩外傳卷第三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臙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

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整領而女不

以巧獲罪泐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

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

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

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

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



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之  
後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  
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  
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  
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  
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

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  
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  
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  
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  
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  
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



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  
卑不謀尊踈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  
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  
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  
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  
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  
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

吾進樂羊中山旣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  
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  
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  
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  
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  
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  
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  
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



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天子爲時也且子無野與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脩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乎正以齊政然後節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刑于下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壘灘漳江漢楚之壘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  
發痿蹶逆脹滿支膈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  
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  
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  
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  
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  
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  
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  
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

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  
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  
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  
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乎雨三日不雨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癰跛眇疴蹇侏儒折短父不哭  
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  
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  
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



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燕頤者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  
享以配以介景福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  
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  
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  
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  
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

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脩武勒兵於寧夏  
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詩曰牧  
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旣反商及下車封  
黃帝之後於蒯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  
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客之間濟河而西馬放  
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



車甲卸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祝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

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  
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  
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  
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  
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

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  
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  
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文士無不慕之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  
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



韓詩外傳卷三  
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涿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  
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  
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  
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  
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  
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  
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  
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  
樂饒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  
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怪夫是之謂樂  
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  
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



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滛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  
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  
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  
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  
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  
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  
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  
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  
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  
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  
魚此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  
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  
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  
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  
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  
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  
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  
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

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  
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  
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  
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  
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  
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  
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



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

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



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夏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

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滄汭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

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



上嘗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  
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  
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爲次然勞苦  
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旣發今不內自訟  
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  
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况  
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况  
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

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  
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  
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  
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  
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  
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  
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  
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噐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噐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噐孔子曰聞宥座噐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

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



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  
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  
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  
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  
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  
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  
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  
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謙  
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䟽䟽者何也昔  
者江於潰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  
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



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

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



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  
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憚  
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  
裋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  
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  
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  
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  
也詩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  
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  
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  
疾其勞雖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  
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

適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  
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  
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  
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  
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  
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  
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  
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  
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  
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  
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

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  
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  
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  
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憎毒蜂蠆之人雖桀跖  
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  
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  
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  
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  
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



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  
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  
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  
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  
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  
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

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  
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  
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  
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  
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  
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  
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  
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無裳







